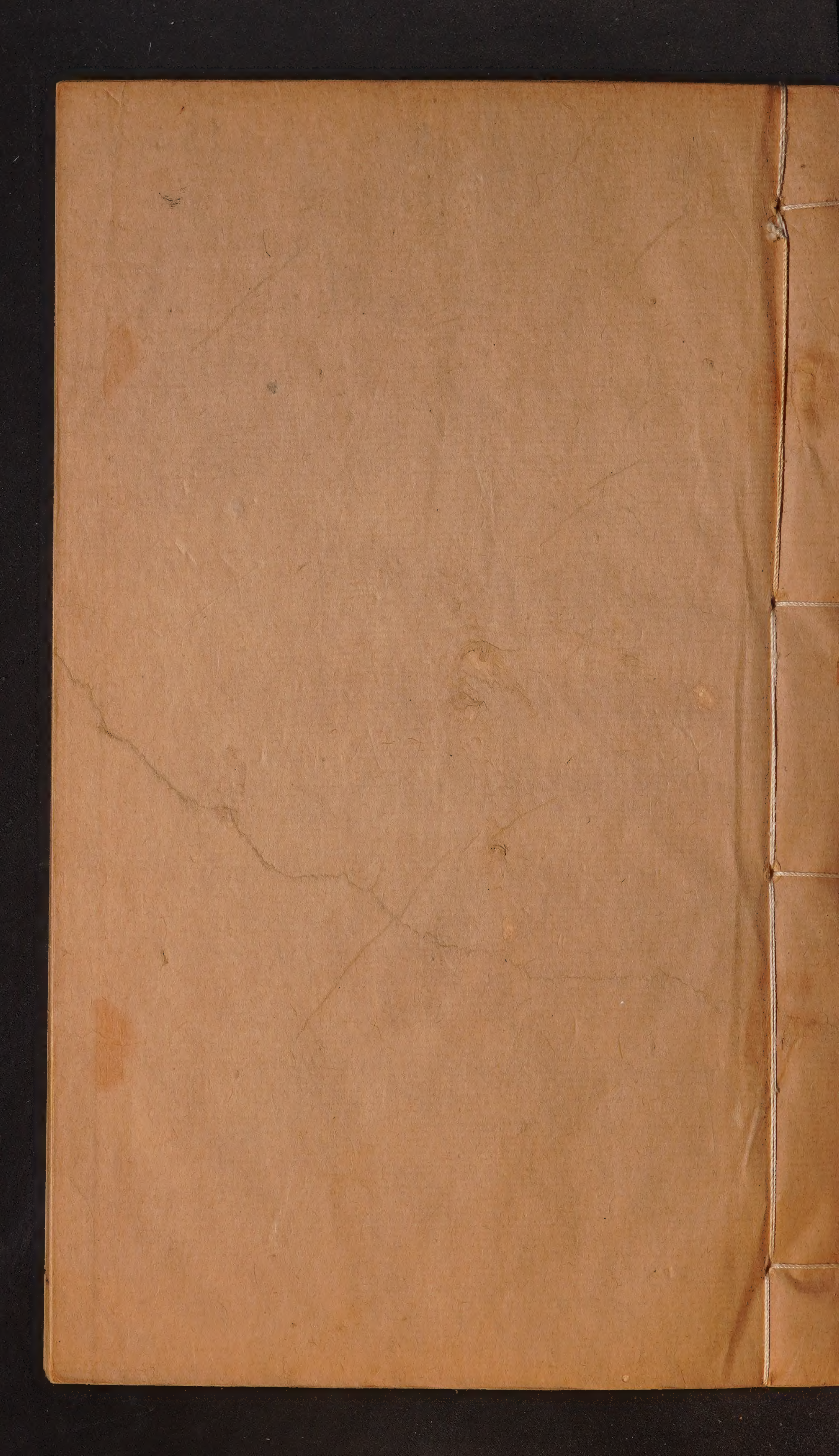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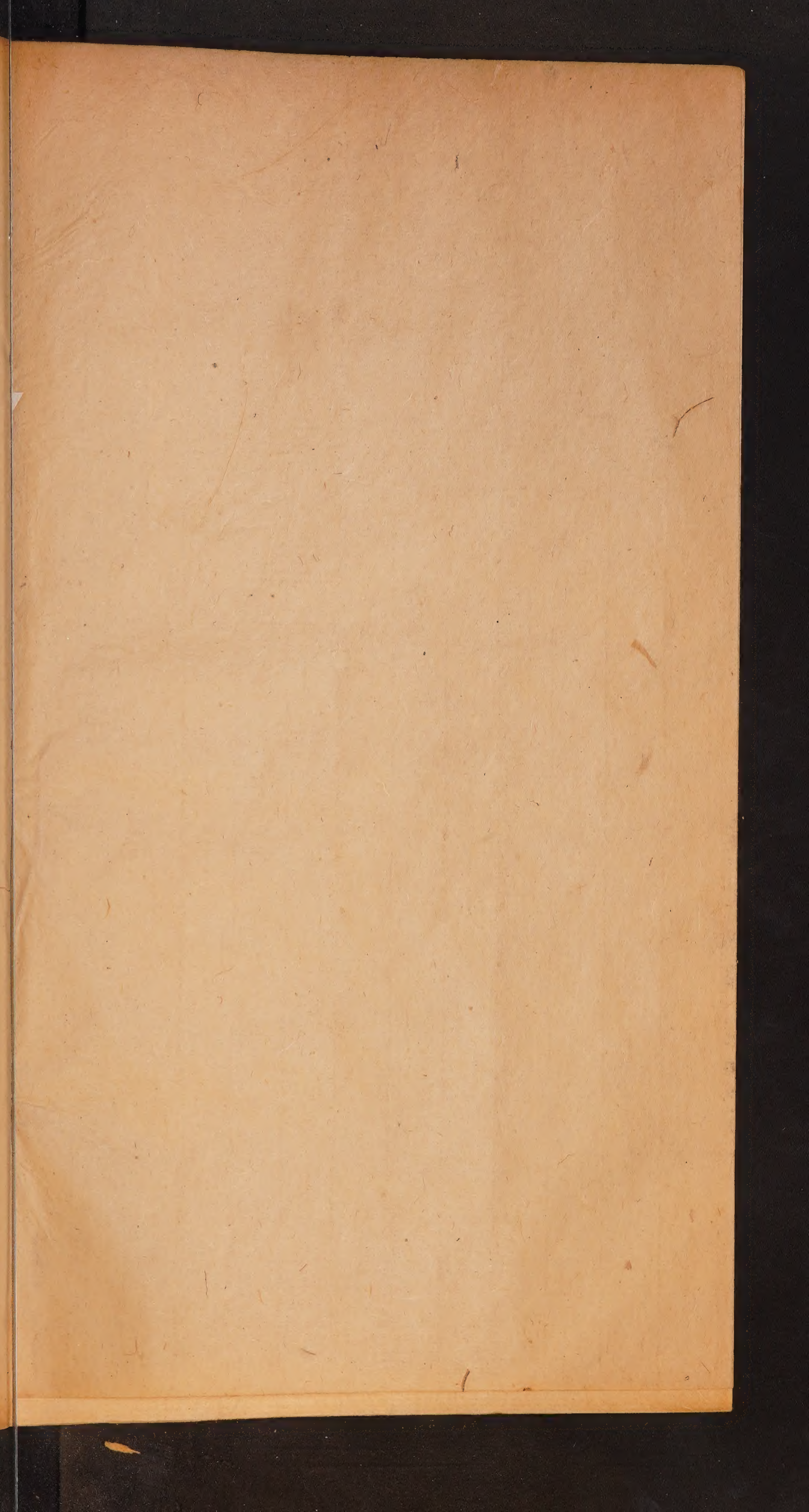












慎曰、請刻此石、按今碑文、

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羡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産、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

作刻此樂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窮兵

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廵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亾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

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
星出西方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
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
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
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
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
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

遺探始皇本心

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
相臣斯眛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
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
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
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
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
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焚書

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
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
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麗附麗也附城麗邑五萬家雲陽皆

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之奇藥仙者常
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
惡鬼辟眞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眞
述方中語如是
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
治天下未能恬淡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
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眞人自謂眞人不
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
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

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
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
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
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
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
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
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
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

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衆音終去不報徐市等費

坑儒

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梁劉勰云秦皇滅籍亦造仙詩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

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
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
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
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
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

索隱曰今簡會稽刻石文首字作道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

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
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
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
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
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
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
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

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
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
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
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
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
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
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
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

會咸陽而葬書巳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
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
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
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
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
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
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
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

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輙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

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矣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
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
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
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
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廵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
內今晏然不廵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

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何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

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劔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

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
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
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
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
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
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
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爲張楚勝自立爲
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

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
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
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
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
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
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
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

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愼云、此進諫之辭、不滿五十字、而寇亂之盛、虐政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

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亾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塯、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

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郤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巳亥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

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

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
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
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
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
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
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
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
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

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齊當廟見受玉璽齊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

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
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
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齊宮
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
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
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
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
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

應三代紀贊

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

二字句

惡莫大于自聖況過而羞侔之乎此亡秦大原有味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

文將秦地形
說一遍

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
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
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
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
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含似不說破

正解上二段

語有之曰殺諫臣者亡秦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又合住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不盡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禍莫大於此
與本贊指合
故以爲上篇

證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

□篇

氣勢壯矣

秦鞅只是疾耕力戰以致富強外用衡士愚列國使

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十五字爲句）（六字句對比）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如截奔馬）

自相鬬而歸秦二語道盡

司馬錯強秦

揚

変而從

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

叙六國雲屯波翻秦只開関延敵四字屹如砥柱截斷萬流妙甚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忽抑

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

又一変而割地

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

遠交近攻惟所欲爲

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孝公席卷囊括并吞之意

至是盡併

此上論秦據形勢之強有并兼之心攻戰之畧故雖仁誼不施而攻之勢恒在焉竭天下之力不能弱秦而卒以破亡矣及天下已定不能順守復不施仁誼憑恃險固苟尚變詐務愚黔首務弱天下以自雄智真不知守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義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

之与攻與執也安得不亡

應前孝公一段

抑

文勢開闔抑揚有無窮之妙反對処氣勢相宜長短相符甚整然而渾無痕迹

忽揚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二語餘波）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委廻）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反對前六国）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偶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反覆議論）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

又翻一段波瀾放教到極險處方結

一篇鋪叙秦事只歸天下非小弱一段此段又反覆論難只歸

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櫌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不便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誼不施二語譬之萬川九河注之一壑可謂一囊括六合矣後篇整然二段

眞識治本

民情

正叙始皇之失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

又出一條活路

民情

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亾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

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

正叙二世之失

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

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信有氣但每事不了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守蓋秦吏之貪戾者殊造次又不量力不知人宜及難也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

寫梁

奇籍悍籍兩層頓挫

梁亦造次然
非平日能讋
衆心不能可
謂搤拳白奪

此八千人竟
從籍至垓下

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亾在澤中
梁曰桓楚亾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
持劒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
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
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
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
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
三字首尾呼應
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

胸中殊了了不苟

劉須溪云此召平不自了事乃能作此度格奇事所以發亡秦之蹤在此

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日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為兵法部勒生也）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日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西字多 明）聞陳嬰已下東陽（接入）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

嬰衆二萬梁初從子弟直八千人乃能爲衆所屬如

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

此之

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

兵法

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

入沛公冷妙

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為人牧羊立以為楚

照未聞所在

忽入妙

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亾走楚假相田角亾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

別敘二田始末爲後張本　明

角亾趙故

齊楚相仇之案

數語萬鈞

名言

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敘梁功）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提上）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立下定陶敗死之案）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深識名言）敗今卒少惰矣（只說卒情）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戒其無驕）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

是時楚方震疊倘滅之後往往如燎毛矣此成敗大幾

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

肴

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

王面折折破

勝心爭氣勃
發語又激皆
取禍之道

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

又顧私失士卒心

羽責義策事乃得事幾又激人心使之怒生氣勃然

文勢

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

又抽去起妙

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

五字截

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

曰猛如虎狠
如羊貪如狼
強不可使

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
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
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
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
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餘波）
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
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
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

須溪云戰自奇勝焉得警動極羽平生

吳草廬云下三無不字喚起精神漢書去後二無不字遂乏氣骸

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

短 杜乃長

長

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

往乃八字
陳餘書適與
長史言合事
理曉然

秦將三歲矣所亾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
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
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
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亾秦無愚
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亾國將孤特獨
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
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
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

速之成甚善

欣與梁有故又說高故使將後竟使王

敘釁原曲折

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

說禍機隱然

哀哉二十萬人之命蔑秦上首功亦反覆之理則然

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

未見能奇看
項王底許人
堪輔以大事
沛公志意如
此豈可擊況
天之所與其

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
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
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
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
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
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
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

兄見誰能之

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

音鯫

知

彼已　明人一點便動

不能抗獨下之身與爲質　此問○

眞如轉丸到急時智如湧泉眞千載少見

須溪云項王爲人不忍於

○最○善○托○生○死○索大事

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

便知可托死生

○姊

此可見此項伯之所以敢諾范增之所以不敢怒也先入之言

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

須溪云敘漢項會鴻門事以十分筆力模寫當時事情歷歷如目見無毫髮遺恨

李元陽曰則入則字文法自周書來

乃出呼噲

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

危　文　壽計　文危　賴有此

氣吞萬夫

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盾即干狀如今團牌所以衛身者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怒前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起敬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

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

綜沛公前語

是時項羽怒本解又見噲氣壯辭直不能不屈服

極是

潛於九地之下

起如厕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

成禮乃可底平其怒

示沛公未動

致恭皆從句踐范蠡策中流出

人持劒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劒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

易所謂履虎尾不咥人者也危哉危哉幾不免虎口

先懷王

前評

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

數折意數語蓋之古甚

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

次漢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

遂帶三秦王

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

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
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
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
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
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
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

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〇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〇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

一田荣不封便生許大变故故先著之此

犯看

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後應）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

又犯肴斷送子房歸路

滅秦易爲守難

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三齊記曰右即墨中臨菑左平陸謂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

看他綜絡齊
趙梁漢分應
長短錯最妙

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

東

須溪曰子房越在幷反書以聞使羽留齊本此

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幷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

文主項君在外國都破天下拱手定矣乃肆意宴樂故卒有睢水之厄大誤大誤

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横收齊亾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

殺二十餘萬人傷哉

危哉

天哉

却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

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傳、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者、姚氏云古者更卒不過一月踐更五月而休、文穎云五當爲三、言一歲之中、三月居

更三日戍邊總九十三日古者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也斯說得之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横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

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

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

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皐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皐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皐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皐從漢王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

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

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

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

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

有恩豈必可將

圖走不任宜敗也楊子所謂自屈其力信然信然

楚漢久相持未嘗一請太公呂后羅有分羹之對緣早請便不得至此乃請請果得可謂矢無虛發

氾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文穎曰鴻溝即今官渡水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

先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積德累仁數十世乃王無論若楚漢相距數年事始得嘗小不忍小諒最敗大謀所謂百相

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

詐相詐不爲不信也是時養虎遺患諭最切不如此禍亂豈有涯哉

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

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曰吾起兵至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

亾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亾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亾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亾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長亭曰吾知公長者吾騎

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
公乃令騎皆下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
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
若非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項王乃曰
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
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
其後郎中騎楊善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
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

童爲水中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温陽侯項王巳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為發哀泣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葢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王侯封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營經天下五年卒亾其國身死東

城尚不覺悟而不責過矣乃引天亾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